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目錄

學術四

思過圖序

學說

茂才

澹泊明志論

變化氣質論示弟

答張一衡書

樂儉堂記

示程在仁

原人上

原人下

天人篇

書天人篇後

天道論上

天道論下

邵大業

白允謙

張曜

徐旭旦

趙青藜

魏禮

朱鼎尊

汪喬

方苞

方苞

張鈺

陸燾

張爾岐

張爾岐

原命

書立命說辯後

功行錄序

州泉積善錄序

感應彙傳序

與翁止園書

答門人問學

答范彪西書

持盈論

貴齒論

是亦樓記

與友人書十首

張望

羅有高

陸隴其

姜宸英

彭定求

方苞

李中孚

王復初

初開

劉開

全祖望

顧炎武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

學術四廣論

善化賀長齡輯庚輯

思過圖序

邵大業

易有之。君子以遷善改過。春秋之義大改過。蓋自徇齊敦敏而外。古昔聖賢。未有不以改過造道者。抑聞之記曰。退思補過。夫唯思之。乃得見而改之也。思之義大矣哉。分水柯澹齋舊繪小像。而顏之曰思過。手執玦。玦者決也。風雷之象也。座設環。環者還也。從善如流之義也。思深哉。余因之有感矣。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明知其爲過而躬蹈之者也。當其矢心植行。恪然以繩墨自守。惴惴焉恐入於非道。而譽者輒至。其初譽之。未嘗不自信。既而取以自証。乃竊然喜。漸則譽者益多。聞者益恬。久而自信其有譽於人也。遂并信其寔有善於己。於是聞譽若素。聞毀則怫然不任受。而毀者之言。遂不至於耳。乃至疾累日積。譽者日益堅。而陷溺既深。遂至有明知其爲過而躬蹈之者。噫嘻。諍友面折。不可求而得矣。其浸淫淪失。以至於斯極者。豈非不思之過哉。余味道憎學。往往獲譽於族鄰。而世故結轡。未由發其深省。嘗用滋懼。今觀茲圖。則遽然深念矣。夫由穠華而進於淡泊。一變也。由淡泊而進於恐懼。又一變也。充此心以至於耄耋。其所造曷可量。而其兢兢亦甯有窮乎。

學說

白允謙

方鴻問學曰。子何學之問。學不同乎。曰不同。上焉者得學之樂而爲之。其次審學之益而不敢忘。世俗求仕之學。又其末也。昔人有言。學問不可以小成。公卿不可以苟處。仲尼不聽子羔爲宰。子產不使尹何爲邑。皆不欲輕仕而薄學也。是故貧賤之人而與貴富者較。分常遠焉。貴富之人而與學者較。則亦遠焉。術誼之正也。是故

莫貴于知道。而軒冕爲微。莫富于博聞。而金玉爲賤。而不忘學。斯可以揆學之益也。老死而不忘學。斯可以悟學之樂也。天之有時。以興百物。人之有命。以建萬事。非學則廢時而逆命。宇宙之罪人。也是故有徇聲之學。成名而止矣。有求仕之學。安祿爵而止矣。有才猷之學。治效邦邑而止矣。有致盛之學。爲人主大臣功加于時而止矣。有道躬之學。奉之爲言行出入而不可失也。有純化之學。任之爲死生旦暮而不可離也。日月行于上而弗知。萬變當於前而弗動。居非此無以爲畜。行非此無以爲力。耄老非此無以自全。身非此無其身心。非此無其心也。然後乃知學之樂。孰因人以爲事。

茂才

張望

天以降才。山川以鍾才。學以養才。或才而聖。或才而賢。才而日茂者。上也。才而止者。次也。才而藝者。下也。夫才而藝。書契以來有之矣。天也。山川也。學也。有所歸也。肆哉。猶有郅。今將鑄說以錮之人。肖天地其生也。造形噓氣於其父母。始生腎。腎有兩。左水法天之一。右火法地之二。天地人無水火。不能成乎三才。腎以水爲體。以火爲用。其藏精與志。其主骨。精者腎之真氣也。易曰。精氣爲物。言氤氲化生也。水之流行。無遠弗至。志之象也。骨者水之凝也。是故饑之不枵。渴之不竭。寒之不栗。暑之不煩。霜之不賴。霧之不迷。風之不撓。齒之不効。血之不幸。絕氣不顛。險若坦夷。其內大充。其應無窮。若是者。孰爲之精爲之矣。是故其位置也。自高。其待己也。甚厚。其望世也。實深。以悲乎天命。以閔乎人窮。毋苟飽。毋營居。家必孝。國必忠。如射者之中的。不中弗已。如御者之致遠。不致弗歇。若是者。孰爲之志爲之矣。是故擔君父之重。當四海之變。定傾側之危。冒嫌疑之際。持鎮靜之操。朝廷著其節。天下服其勇。若是者。孰爲之骨爲之矣。夫天地之水火。在人身。用之經數十年。而飲食焉。男女焉。

六淫焉。七情焉。曲禮曰三十壯四十強五十艾六十耆七十老八十九十耄。素問曰四十而衰衰者腎之衰也。水衰則濫火衰則焚其正委權其邪當事於是精衰則狂惑而喜忘矣。志衰則忼歲以惕日矣。骨衰則飢餓無堅直矣。人身也者自無而之有也三月而孩不能精也不能志也不能骨也始乎腎者卒乎腎此亦消氣歸根自有而無之驗也。天之所降山川之所鍾及其衰也天與山川不能扶世之論才者原始要終雖或憾其不茂而至於藝方自返其父母之天而冥芒莫之省也。夫惟聖人者學以養之聖人之才與年加茂聖人不能離乎飲食男女六淫七情學焉而節之潤之乎詩書之膏游之乎仁義之府以葆其精以磨其志以申其骨以扶其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終其身焉而已矣。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煥然愈彰甚矣。夫學者變化之神能也。

澹泊明志論

徐旭旦

人之所以能伸于萬物之上者志也。人之所以克遂其志者不爲外物誘也。蓋心一也而奪之者百辨之弗嚴而守之弗定鮮不爲其所動矣。惟知我之得于天者本無不足而窮達之數一任其自至而無所加損焉則是。我尊而物卑我大而物小極生平之所建立無不可于隱居日信之昔武侯訓子曰澹泊明志請申其旨夫人自成童而入大學必稟幼志以順成德是人之有志豈不于離經時早辨之哉。第志有未明口極芻豢耳窮鄭衛目悅膏澤而心矜勢能之榮外有所增內必有所損外有所取內必有所棄試思志爲誰之志而竟令紛華靡麗移也凡以不能淡志故至此古之人志有未得渭可釣也華可耕也版築之勞不辭也疏水簞瓢之貧不厭也夫豈以淡泊鳴高哉誠以不歷盡天下之窮不足以明吾志之貞不閱盡天下之困不足以明吾志之異辨之也嚴故其守之也定守之也定故其歷久暫皆有以自信而不疑時而藹軸此志也時而廟廊亦此志時

而褊褊此志也。時而華衰亦此志也。時而藪蕘此志也。時而鼎烹亦此志也。人悅聲色。志定而聲色不足悅。人好貨利。志潔而貨利不足好。人矜權勢。志高而權勢不足矜。人慕功名。志大而功名不足慕。夫豈惡此而逃之。蓋我之所得于天者。本無不足。惟澹泊以明。吾素足矣。而豈以區區外物撓吾志哉。後之君子。亦嘗有志于是矣。然不明于所性之存。而養之未裕。得失亂于中。利害迫于外。不勝遷徙誘惑。而志以墮。爲天下竊笑。吾是以于武侯澹泊明志之訓。三復不置云。

變化氣質論示弟

趙青藜

士不學。不足爲士。學不變化氣質。不足爲學。張子曰。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周子通書。於氣質分剛柔。更於剛柔中分善惡。凡屬氣質。卽宜變化。而吾謂變化之在陽剛者。爲尤急。何則。一事也。爲天理所不容。爲人情所未有。從之者。莫不憤然攘臂思爭。而其欲方張。卒莫敢撓。陰柔者。有退讓於私已耳。而陽剛者。必起而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爲快。且激於靡靡者。之退讓於私也。愈必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爲快。苟不有以變化之。勢將爲狂。爲顛。爲使。爲罵。坐爲游俠。亦卒以是致殺身之禍。設以聖人處此。必不若是。然而當日快之筆。之於書。今日快之誦。之於口。苟非聖人之道。其孰從而折之。使之屈首抑志。以肆力於變化哉。聖人之道。莫若使之自見其心。誠於激。而有發後清夜。自思得見其所謂已甚者。而變化之。得見其所謂小不忍者。而變化之。見所謂小不忍。而并得見其變化之。尚非所安。以求其安。而安者。得而心之本體。乃見。蓋其不思不見者。平日認氣爲心。而習弗察也。其一思必見者。蔽止在氣。未汨於世故。而心自靈也。由是周旋乎禮樂之文。含咀乎詩書之味。從容於朋友相觀之善。優游於仁義中正之域。以涵養其心。時時見所謂未安者。而庶幾其可無大過也。

豈平以今日之氣習風尚安得有陽剛暴耳。反耳忍爭焉耳。甚者師爲矯然之節以陰行其容悅以欺人自欺。直陽剛之賊耳。變化焉而客氣退。正氣伸。自不患其舉之不能勝。而于以配道義。塞天地。嗟乎。士必有一變至道之基。而後有百折不回之氣。微斯人。吾誰與語此。

答張衡書

魏 禮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于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醢醢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坼質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靡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因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于是醢醢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于根。莖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于樸。則終必顛隕覆瀾。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璫。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于公卿大人。而樸未嘗漓。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于後。故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理固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覩面失之也。方筭與各熟視舉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爲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

樂儉堂記

朱彝尊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爲文記之曰。儉之爲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琤貝。綃紉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修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覈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潤。宜其無戚戚之容。而樂於中者。有不能自己者已。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爲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爲樂之一言。申誠至再。則誠未嘗樂矣。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厥厥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焉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示程在仁

汪 縉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予有來安之役。遂從予遊焉。予念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尊。從予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憂生也甚切。念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以成人。其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

驗之於人。百不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予望。勿加予憂。

原人上

方苞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棄之。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忤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凶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置曰。貴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方苞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尙賴先王之道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

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殺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天人篇

張 鈺

天之所以成形者。氣爲之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氣爲之也。人既有是氣。必有主宰乎是氣者。則心爲之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正目而不見其形。傾耳而不聞其聲。而實流行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也。夫以人而視天氣之至微者也。以至微之氣。而猶有主宰者存。豈大虛之廣遠。大化之幽深。而謂無物焉。以主宰之。無是理也。程子曰。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固非路遠言妖。如泰西之所述。然陰陽純會之處。造化微妙之所。無臭無聲。必有元精焉。以爲之主宰。不可誣也。或曰。然則天人感應之故。皆是主宰者有以察之。故或則培之。而或則覆之也。曰。無庸也。天人一體者也。何以明其然也。三才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形而上者。一理之充周。形而下者。則一氣之融結也。天之所以成形者。是氣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是氣也。氣猶水也。魚之遊於江海也。噓吸而

吞吐魚腹之水。卽江海之水也。離之而無可離。畫之而無可畫也。其感應之不爽也。理有以相通。卽氣有可以相觸也。如心之於四肢百骸也。一髮之痛心。必覺之一肢之癢。心必知之。降祥降殃。是以捷如影響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及之云者。言乎其體之一本也。而人之自絕於天者。見爲己之身也。不知其爲天之子也。縱嗜欲。喪禮義。喪志伐性。所以病乎天之子者。無所不至。在天方悄然。以悲惻然。以痛而彼昏不知。且謂天道夢夢於我。何有也。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聖人於天人之際。三致意焉。蓋欲人知其體之本一耳。不悟其體之爲一。而幽獨之中。可以惟我所爲。其甚者。遂至爲天所絕。而忍降之割。如毒疽潰癰。雖一身之物。亦有時決而去之。不復惜。可不懼哉。

書天入篇後

國燭

天人一氣。呼吸感通。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卽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暉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人有望報之一念。卽已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福。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且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爲善。皆天之所以謂不善。以是而責報于天安有不爽焉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

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

天道論上

張爾岐

吾鄉邢先生作天道難知論以紓其怨予讀而傷之釋曰天道之難知也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衡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夫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寄其氣於人而質立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而天之氣因之任之若水之行於山崖澗谷奔曠之墟爲奔爲洄洑爲人立爲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聖人逆觀其勢而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在數百年之後若有鬼神人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著明也而垂之訓者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勢不能爲人言也而人執此一言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以爲無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稱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人以周八百秦二世爲天道又卽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積其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則勢盡而善與俱盡無是勢無是善則亡焉宜爾秦之以惡滅周也秦用其惡以乘人之衰無文武周公之善之勢以抑制之故勝也二世而惡之勢極惡之氣亦極極則盡則人之怨怒之勢以極而全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而已矣勢之所必至氣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國之興替則然年命之永促子孫之單繁隆降以至卒然之禍無妄之福或以類至或以不類至此其勢安出歟曰天之生是人也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而人之得之也則曰命其得失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與人適多則與多適少

則與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清純之氣適短也。其惡而長也。則濁亂之氣適長也。永保定於其生之初。迨期而盡。天亦不可如何也。至於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適值其清。或得賢焉。血脈性清。起居倫類。皆氣所乘之勢也。賢者之爲善。人見之氣之多。寡人則不見。執所見以疑所不見。則過矣。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百年不得一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然歟。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則如烈火之化物。費者實甚。子孫逢吉安。可以數數見也。至衰季之際。則不然。天之氣背日而向暮。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君若臣。又日以其昏戾淫僻之治。參和撓逆。結爲客氣。天亦若誚其常然之性。以聽所爲。凡爲亭爲彗。爲震爲霾。爲水爲旱。爲疾疫爲蝗螟。殺人害物者。皆惡人之所沃灌滋益。酌而自蓄者也。世所爲禁奸防民之具。又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率求自善而止。不知取聖人之經法。以破陰邪之勢。富厚榮利。子孫蕃庶。不彼之歸而孰歸哉。要之勢極則盡耳。盡則天之常然者。於是復伸。勢之所至。善惡從而消息焉。不止國家之大也。禍與福之適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歸之適然也。其致此者。甚漸人不知。以爲適然耳。善者之適禍。必有召其適禍者也。不然則周身者疏也。周身疏不以善免。如袒者之當白刃也。若惡者之適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則欺人而適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愚草之得蔽。芝蕙且不及矣。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如是。惡者其知所恃乎。曰。否否。善惡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豈情乎。勢也者。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而以他事應。不以此時應。而以他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可以制於

惡惡之勢成。且終制於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故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故古之爲善人者。嚴思慮。訖嗜慾。以杜費。考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報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所應。應已至其分。而猶責所應。是朝種而夕然。炊隕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者。至歟。曰。非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也。根莖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喻者。吾達乎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於天。善惡之礙人者。亦其相連而達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書所云惟德是輔。言其勢之既成。天與人歸也。其絕之也。非天之故絕之。其輔之也。非天之故輔之。積於善惡者之所自致耳。方其積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恒有人。所以終疑天道。爾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以餓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則何以惜之。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於惡也。於善惡之數。未識其所歸。禍福之應。不詳其所起。徒欲銖銖而求之。天道豈若是勞乎。吾故曰。天之於人也。不能相御以心。而相及以氣。則天道虧盈而益謙之說也。又曰。因勢所至而歸之自然。則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之說也。

天道論下

張爾岐

曰。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以爲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是爲不量天。可以意。是爲不量己。不量天。則視天過疏。長中庸之怠。而奪小人之忌。不量己。則信己過。是忘修悖之慮。而責陰陽之失。二者。誣天均也。其以爲不可知者。又未有不始於妄意。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得。以爲不可知而委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詭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曰。是於法宜失。及身處憂患。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而不能自決也。天不以物之惡殺而廢秋冬。不以人之惡險而廢山海。不以人之惡禍而廢消息也。明矣。奈何初責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天不知其何以至也。人於其中。得盛衰焉。人秉天之氣而然耶。天之自著其氣於人耶。固不能爲愚者息機。亦不能爲智者易軌。而君子之所爲福。小人必不能得。小人之所爲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氣一也。取盛者異其質。君子有時得禍。必不同於小人。小人免禍者多。方有時甚於君子。是衰之氣一也。履衰者異其事。以爲可知耶。是欲天異已於衆人之例也。君子固有其禍。小人固有其福。天已不異君子矣。以爲可知。是不量己之過也。以爲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可據。而予奪之不可誣者也。以爲不可知。是不量天之過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之不可如何。不能爲君子異者如是也。又曰。易者使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予君子者然也。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子人而人知之人。

知其故分之多寡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而決也。吾驗之養生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矣。然精明強固。每得之。淡嗜慾。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每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於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誰能指所餘之分。爲天所予之分乎。富貴福澤。亦是類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見天之予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見天之奪小人。世又鮮自疑其非君子。而驚所獲之已優者。故疑其可知不可知。無已時也。乃君子之奉天也。湔滌積累。唯日不足。於欲易給而不求。於害輕受而不懼。富貴則大晉業。貧賤則精吾事。默聽天之所爲。而盡吾力之所可至。循於自然之野。以休焉。其於可知也。曰可知者。如是聊以自慰也。其於不可知也。曰不可知者。如是吾以自威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執曉闇而疑幽竊。抱侈志而責逾量。舍日用飲食而眩瞽於禍福徵應之間。亦惑矣。

原命

張望

古之原命者。合天與人。先理而後氣。今之言命者。離人於天。任氣而遺理。嗚呼。何其言之悖而不可訓也。夫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自生民來。幾千萬歲矣。蔚之爲事功。顯之爲德行。古今。益以日遠。天地久而長存者。天命常始。人事常因。人事常主。天命常輔。然而命不可以一日不治。則理不可以。一日或屈氣。不可以一日使伸。何以明其然也。夫理猶君也。氣猶臣也。君有聖庸。臣有忠橫。理得其衡。則氣效順。氣效順。則氣輔其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則氣侵權。氣侵權。則理役於氣。而天命亂。是故有治命。有亂命。有。